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Gray Scale

C

Y

M

Kodak
LICENSED PRODUCT

石田
魚門
著述

方
今

大阪繁昌記

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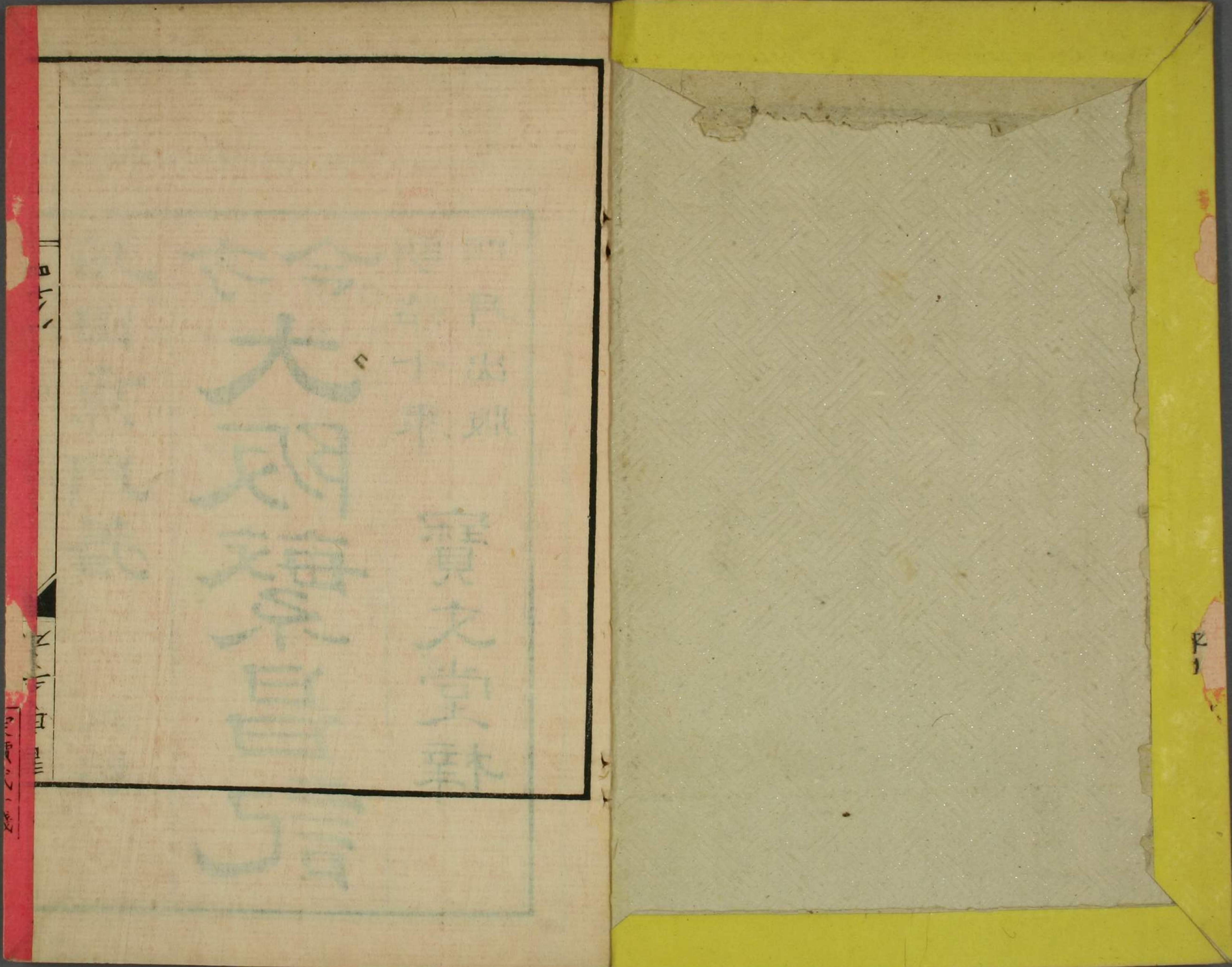
全

76

3197

2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大天寶昌
 寶文堂
 平

日
 三
 日
 三
 日
 三

日

3197
2

石田魚門著

二編

今方大阪繁昌記

明治十年
四月出版

寶文堂梓

今方大阪繁昌記二編目錄

朱津川口

自由亭眺望

雜喉場

阿彌陀池

新町 廓咄

四橋 煙管店

安治川口

江子島 官廳

北堀江 廓中 若戎樓 鯉座稻荷

故
先光清風
大正三年十月
三日
先光華氏
寄贈

今方

二編

目錄

几 4
3091
2

大佛嶋 元富島 落語

砂場 蕎麥屋傳

從是後東成郡之部

高津

生寬

浮瀨

寺町

女紅場

今方繁昌記二編目錄終

今方大坂繁昌記二編

附富嶋 江子島 松島

夫木津川口者大坂繁昌之基本也乎危檣作林鱗

蓬如山漕千艘運萬艘群艘入津諸邦之萬物輻々

湊々天下之巨港繁會之地是以可知也西望指點

四州之衆嶽扶翠刷青海天一色水路萬里風帆明

滅是復可謂壯觀壯望也於是乎異國之貿易諸邦

之商賈入津盛開矣自木津川口至安治川大湊之

間於富嶋之空地而築於西洋貿易館焉是以寂々

冥々之郊野。忽變為繁華熱鬧之域矣。其傍開松林之地。以為廓而名松嶋。廓中各闢繁華。互競佳麗。三月栽花於街巷。七月放燈於樓頭。千代寄橋上。金鎖瓊鋪。磁石橋邊。珠簾繡箔。互市通商之客人。赤髮黃眼。遠國運送之商賈。報顏赤脚。府內風流之蕩冶郎。命車於蛭子橋。買舟於大黑橋。尤疑蛭子大黑。富貴之客。來遊此地焉。余感盛世之樂境。聊賦風韻。以裝飾煙花之情地焉。

狂蝶尋芳松嶋頭。春花爛熳客登樓。北山雲霧西山雨。竹與蕩郎促好遊。

北山雪盡白雲遮。吉士懷春妖麗家。欲知艷色求情處。先問花街柳巷花。

東風芳艸一時新。年少易狂柳巷春。春色映櫻臺樹下。痴心踏往落花塵。

仙家桃李百花辰。來往遊郎茲放神。瞞目更迷香色界。樓々無處不陽春。

竹林寺院接青樓。每湧絃歌入扁幃。暮雲未霽真如月。煩惱欲除不自由。

東西南北諸船之船。運米穀柴薪。漕村水魚鹽。又錦繡又綿帛。舳舻相競而達兩川口。其繁其昌。順風徐。

吹蒸氣快走如射也。船中衆客雜語紛々。一客向丁
稚指着他，一船道那行船怎快乎。丁稚道何說快他。
是原來繫得不動客道然猶快如何。丁稚道是係我
船快也。夫今世上之開化盛也乎。雖如斯之丁稚其
才智發明漸々進而大開矣。今日比之於百年前之
發明不啻倍徒耳。是此丁稚之利誰不感乎。因之又
問日居其所常不動。世界運供之船之理推之或然
耶。丁稚道然。夫如舊說使日輪東西旋轉流星一様
應向後邊曳一大餘光也。於是乎船中之衆客皆感
丁稚之言而曰後生可畏可畏。又一人居側問曰通

日月五星一箇一箇皆為在界就中日界謂之天照
國其國有生無死有樂無苦且晝夜也沒有極是無
上樂國人如要生其界須守五常行仁義是言信也
否。丁稚曰謠々如說天照國即是我日本如題樂國
我大坂即是天照樂國怎別索之。自古言金鳥玉兔
欲生日界無若為鳥。此外無法何仁義何五常但其
謂金與女做引力此則實理雜話中船既入安治川
口舟師指點岸上笑曰這方富島外國那方松島我
樂國即是也。君等速上々々
恰好三月上巳之時遊客陸續人影載路人車通行

是繁々是昌々富貴之客。耀豪耀奢。幫間樣之人。喋喋。撒嘲撒謔。而遊行焉。看時長天。縹渺。綵霞黯。淡神逝。魂飛。潮涸。海如滌。舟膠。檣如樹。異國之別嬪。褰裳走沙。皇朝。養婦。拾蜆。掠蛤。這邊有。一種之妙烹樓。扁額書曰。自由亭。西洋大盡。每作自由自在之歡樂。行酒。糾觴之遊焉。故守此亭。庖丁。每貯牛肉。豚肉。雞肉之類。理酒肴。以譙客。為事業。其譙席之經營。飲饌之具。殫無不養也。而滿盤之肴。核皆咄嗟而辨。其所調饌之旨味。莫非時新也。實以為都下第一乎哉。口未動手。未撫快送。熱羹快下。温酒。於戲。自非斯。繁昌府

下天下何處住。斯妙烹亭。自非斯。太平世間。復何人弄斯遊。

自由亭上。樂競起。西洋風。絲竹音樂。甚有興。赤髮黃眼。異相。館主。腰胡床。白虹吐氣。下官庸僕。左陪右侍。美色媚意。貢獻謔。但是其應接。陳紛漢。吾輩何解之乎。嘻々笑。而傍觀而已。此樓上之眺望。絕景盡焉。武庫之山。西環。木津之流。南轉。吟哦遊行。之客人。玉鞭珠履。比肩於松嶋。廓綺羅競妍之絕嬪。衣香鬢影。接袂於天神宮邊。天神旅館。天府之都。新築松島。風流之曲。亦足以誇盛世之樂境。是以余裝飾其土風。

為我浪花之秦淮。以賦竹枝體。讀者嗽。普藏之露。勿作桑間濮上之音。

浪花城外輻湊。頭來往紛紛。新築洲。淺酌低歌。簾內影。蕩魂飛入木蘭舟。

鴨嘴瓜皮繫岬隈。山光水色亦佳哉。請看松島新風景。北嶺白雲落酒杯。

轟鼓繁絃及二更。樓船櫛比任縱橫。泛流臨月還臨水。曲々金波影自清。

雨晴山近白雲濃。一帶清川水自溶。含笑嬌娃對人問。玉纖指點淡粧峯。

雜喉場魚市

阿淡紀。泉播備長。藝諸州。津々浦々。積來鮮魚而賣。捌夥焉。川挾魚艘。軋柁響。幾萬之水族。槽來而為市。故曰雜喉場。膾氣噎人。嘔啞沸曉。鮒鯔黃。爵青魚。如塵如土。石持魚之頭多。塞河原之石。鱈魚之背大。於地獄之釜。蓋鮪魚之頭多。於施餓鬼場之僧。平家蟹之脚多。無籍乞兒之虱。鰯魚河豚。琵琶魚。比目魚。火魚。魴。鱒。交錯。翻尾。火燎原。黑鰻。海鰻。枕藉。橫鬣。舟推于陸。其餘。大小品類。鹽腊。脯醢。遐域之物。長風破濤。萬里爰湊。夫此地之犬。以食生肉。故毛落骨立。其醜。

不可言也。是以都人者羸瘦華髮之者曰雜喉場之
犬。余亦謂口雖唱窮理無知其實者大口魚也。以拙
書唱書家含墨糊口者烏賊魚也。鬚頭縮服僧而無
法者章魚也。學不能行儒而輕薄其醜不可言者雜
喉場之犬也。夫犬常食鮮肉。儒不得食鮮肉。魚嗚呼
可憐。可憐幾許萬之鮮魚。幾許千之運送。荷其日其
時賣盡。而一尾小魚無殘。是以府下之繁昌亦可證
也。

永代濱

乾魚干鰯之類。自北國多積來。而着岸永代濱積重

於問屋之場。而為市也。與雜喉場同。而少異也。夫雜
喉場之為市也。一人上檀。一人控簿。一人盛魚於筥
箕。高声唱其魚名。以置臺上。判頭放聲呼出其值。買
客群集。如堵牆。突聲以手指博其價。永代濱者。陳干
鰯。俵於場。而為市。判頭放聲唱其價。手代傍立。記簿
於賈客之姓字。定一口幾許苞之數。使運丁送其所。
臭氣紛紛。撲鼻難堪。然住此地者。不厭之也。其此地
之犬。異雜喉場之犬。無毛落骨立之醜。常飽食而不
噉。此臭氣之物也。方今肉食之禁。被廢止。而還不肉
食者。使精僧飲之也。余謂雖混魚肉中。不噉之者。永

代濱之犬是也。

阿彌陀池

蓮池山和光寺。此堀江御池通号智善院。

往昔欽明天皇之時。自百濟國獻佛像經卷。帝尊信之物。部守屋大連奏曰。於我神國。不拜蕃神。若拜之。則有天津國津神之怒。加之。頃日疫疾流行。而國民大悲哀。早可追放之。斫倒其寺塔。放火燒亡佛像矣。就中彌陀三尊。以火燒之不焦。斫之不摧。遂棄之於堀江矣。日本紀之大意。其後本多善光者。過此地。信佛告而肩尊像。皈信州矣。則善光寺是也。元祿十一年。智善上人闢此地。安置于善光寺。同體之本尊也。故為浪花

精舍焉。是以遠近尊信之。詣人無間斷也。境內連茶店之軒門前。芝居詞曲。種々觀物。賑々矣。世人於今不唱其寺號。而唯以阿彌陀池稱其聖蹟者乎哉。夫難波江之開也。阿彌陀池根本也。諸邦之靈佛。爰萃而開帳。其開帳之例也。揭榜文曰。某地某靈。開帳於阿彌陀池境內。某月至某月。已及斯。一般徒靈之地。新葺假宮。奉安尊龕。莊嚴裝威。佳養銜德。萬點供燭。眾星閃光。手拈拈香。濃雲凝祥。幟竿林列。賽錢雨降。一箇賣靈符。一箇呼蠟燭。一箇何々。一箇何々。皆叫何々。由此出何々。在此所時々。喝道內陳。可廻左

可廻左

諸國諸邦。津々浦々之神々佛々。没大没小。屈靈來仰。殆無虛月。歸其德。依其靈。眾人皆爭供物。賽詣起星。捲潮。負具連奉納。賭豪如山。觀物演戲。亦從競奇。今記其一戲。眾觀可推知也。

足力輕業脚伎之妙。江川萬吉也者。其評說高聞。而其名轟於海內矣。夫鼓舞開帳。而取其賑者。非輕業之嚙。不得使諸人廻其足也。故昔開帳場。必以輕業取其賑者也。崇神尊佛。雖顯其靈。不仰諸人之賽錢。與輕業之賑者。彌陀失光神之格。不可測也。余往試

一觀焉。臺上中央設高床。鋪紅氈。置囊枕。大夫出拜。幹人抱上。令之橫卧焉。双脚高伸。指空從傍。以一桶置其踵上。承得停當。則旋運之。滿水盤。澆豆。撒運車。遂蹴弄之。投承縱橫。應節合曲。於是乎。亦更提來。小童置之於脚上。如桶。其旋運承投。亦猶弄桶。桶邪人邪。渾身團轉。如毬。四支一塊。有肉無骨。觀者為暈。既而小桶疊如山。高可一丈。累卵積基。撓搖欲倒。而危危然矣。而小童凝立其頂上。絕叫一声。卵崩基倒。小童雲雀下墜。復住脚上。可謂古今股脚天下之妙伎也。近世有以股脚為產者。足藝云。以足所手之為無

不為是以其伎藝積千金。今是此江川萬吉之股脚亦能懸千金。否如余庸儒終日旋運舌頭以教群童。雖為生活年中勞苦。不過數金也。假令使余舌頭投承縱橫如萬吉股脚。豈能得懸千金哉。

夫蠅附驥尾千里致行。士依青雲名聲施世宜乎哉。其餘兒芝居也。落語也。俄藝也。種々觀物也。皆附輕業之驥尾。售其伎者也。余亦附江川萬吉之尻。而欲求名利久。只恐有放屁之患。渠登高吾附其腰。而攀上者。必天上落乎危矣。

昔噺家

能治天下者。不令而人皆服。能為落語者。不嘶而人皆笑。宜乎哉。落語先生者。都異面其登高坐也。觀物皆含笑。而聞頓首禮拜。而初上座者曰。弟子曰。前座詞曲家之露拂角抵戲之飛附。或亦如說教僧之開座。儒者之前講也。先登床而飲湯。滑口以帕拭。啄剪燭咳。一咳而說起曰。

蟹之性好樹藝。樂成木。培柿之核。其常也。猿之性待菓熟之時。噉之盈其腹。蟹不得上樹。噉其實。而只橫行其下而已。一日見猿之上樹。噉熟柿。而請一顆。不與。又請。於是乎。猿擇未熟者而拋之中。其

甲_ニ甲_ハ破裂_レ而卒_ス蟹_ノ子_ハ自_レ其_レ破_レ闕_ニ出_テ匍_ク匍_ク而行_キ長_シ而剛_ニ勇_ニ戟_ヲ手_ヲ弄_ス斧_ヲ其_レ眼_ハ突出_シ而曰_ク猿_ハ吾_ノ母_ノ之_レ讎_也也
吾_ハ不可_レ不_レ報_ス每_ニ罵_ル噴_ク沫_ヲ時_ニ黍_ヲ以_テ之_ヲ為_シ糧_ト整_テ旅_ヲ裝_テ行_ク
遇_フ牛_ノ糞_ヲ於_レ途_ニ牛_ハ糞_曰蟹_公蟹_公將_ニ何_ニ之_レ蟹_子曰_ク渡_ラ
猿_ハ鳴_ニ而欲_シ報_ス親_ノ讎_也牛_ハ糞_曰足_下腰_間所_ニ携_テ者_ハ何_ヲ
曰_ク日本_一之_レ黍_團子_也曰_ク予_ハ得_テ其_一而從_テ許_ス之_レ金_ト
聶_栗子_ハ麻_石金_咸亦_至謂_フ之_ニ如_シ初_ニ皆_ニ從_テ焉_既渡_テ猿_ハ
鳴_ニ而圍_ム其_レ廬_金咸_匿于_レ舍_中粟_子隱_ニ爐_中牛_糞伏_ニ
于_レ門_側麻_石登_リ于_レ屋_上金_再潛_ニ糲_桶當_ニ此_時猿_將
就_テ眠_ニ金_咸在_ニ舍_中刺_々其_レ體_ハ不_レ能_レ寢_起而雍_ニ爐_中

栗_子發_シ出_テ而火_猿之_レ掌_ヲ猿_驚而納_テ手_ヲ於_レ糲_桶金_再
挾_レ之_去其_レ指_ヲ猿_驚欲_シ奔_テ出_テ門_遇牛_糞而滾_ニ焉_麻
石_下而壓_ス之_蟹子_揮斧_剗之_遂以_テ祭_ス其_レ母_焉也
衆_人感_シ而前_座退_親方_上座_親方_之喙_長於_レ
弟子_三尺_達辨_笑座_中其_レ笑_妙於_レ向_笑親_方
世_態考_證人_情穿_鑿弟子_固不_レ及_焉也_{於是}
親_方補_{弟子}疎_處以_テ示_テ丁_寧譬_如篋_頭親_方
補_{弟子}疎_剗更_操刀_虛剗_撫以_テ示_テ丁_寧
再_說曰_ク
夫_蟹橫_行於_レ途_而其_レ心_直猿_直登_於樹_而其_レ心_曲

培柿核而欲樂成木者蟹之直心也其待成木而欲貪熟柿者猿之曲心也蟹雖請一顆非不與而已還壓害之其曲心之甚可惡也故返報有眼前為古語曰出於汝者返於汝者也夫可不慎乎哉

四橋煙管店

西橫堀架上繫下繫之兩橋長堀架吉野炭屋之兩橋合而謂之於四橋一流十字之漕船四橋縱橫之行人乘車來往冒々不絕遊興小舟繁々莫盡也此流水此架橋為之而非為不為而為是皆如自然成矣奇々妙々架橋妙々奇々流水雖東京繁昌之地

無有如斯之流水如斯之架橋若損一橋者此繁雜來往之不便利是亦繁昌地之所不得止也從遠國僻地田舎始來此地者必至觀於四橋譯々雜々僮父數名手巾裹頭單衣襲身草鞋竹杖行粧一色蘭入煙管店亭主出拜叮頭道各方長途無隔貴臨照舊謝々客道主家多样貴業益昌又不相變欲求煙管亭主磕頭喏々唯々客道有源藏張否伴頭道有々有長短種々如何客道短管可也今僻地皆開化好西洋風三尺之童以三寸之煙管吐雲後生可畏乘雲而上天為此短管可也定價而起亭主納頭謝

曰每度蒙顧多荷々々

長堀横堀合流中央四達橋上縱橫行人往々如織

橋邊群鬻猪鹿牛肉之屠舖其外有錫鈍蕎麥燒餅

牡丹餅糖糕胡餅包子牢丸鉄焼之類田舎僧父自

煙管店至橋上呆道傳聞大坂四橋只今唯觀之於

茲而感心余未見如斯四橋街間六通八達繁會最

劇也然亦猶有驚此外有八橋也者乎一人道予未

聞大坂之地有八橋也僧父道橋頭題者板曰八橋

有焉一人笑曰是非橋名也可為菓子之名也

菓子名也
八橋燒

新町

新町傾城廓新町橋之西在四町之間也往昔大都

會海船着岸之地必有花街柳巷之里也是以寬永

年中木村亦次郎者上書請合散為一以開一大花

街官始准其乞許闢田圃而築花街也故新以築

廓名新町終為花街之總名也木村亦次郎為廓中

之長拜領瓢葦之旌而飾之玄關故謂瓢葦町居住

之町稱亦次郎也佐渡島與二兵衛以開發人之故

其住所稱佐渡島町其西言越後町吉原町移北天

滿吉原佐渡屋町高麗橋佐渡屋某者拜領其餘地

而為一町一構之宅而住焉故曰佐渡屋町也九軒

町移玉造九軒茶屋而為其名矣夫此一廓大坂之西端而續田園地漸々開化今也繁華繁昌之真中也故人皆略而謂中矣

昔俠客獄門在兵衛謂新町槁煙草屋曰替我說若者往中兵是也

夫鳴繁華販其地者素始於花街柳巷之里也傾國傾城之語有漢李延年傳者國色之麗人一城之人傾心一國之民傾意目送而譽其美稱其容儀也強非傾城亡國之名也惑溺其美而外其武歡樂其樓而亡其身者其咎何在耶皆有已而非彼之罪也

昔繁華之地必有俠客能走人之急以義是等之人謂浪華男也所謂如江戶子是也就中黑船忠右衛門根津四郎右衛門等堂島之達士不亡武勇之氣格意氣慷慨而貯俠風是真浪花男歟今是無如斯之俠客也余謂夫世之盛衰者如大海波濤一退一進千變萬化未始有極矣淋流外溢有所漏而然邪物情古今一轍天未出如斯之人世變時移而不知出如斯之俠客也

世上繁昌者人民增夥矣諺曰如人增水增宜乎哉余謂人增又鼠增余家塾鼠夥矣每夜窸窣書籍欲使猫捉之余不愛猫畜之如何而可乎哉生徒道

余頃日過阿彌陀池邊觀一人巾頭前面展一幅紙
 圖鼠行狀其側尸乾鼠數頭牌面書若見銀山不用
 貓捉鼠也余往買彼毒而與鼠如何余曰近世被廢
 賣鼠毒而今無之唯無及設機以得之也是以塾生
 等設機而欲獲黠鼠乃側立方量於角盆之隅撒脫
 粟於其傍而皆伴眼燭下睨焉黠鼠跡脫粟而來環
 盆而窺雖入盆中不敢食其在於量者食其遺於盆
 者去矣黠鼠去來數而量外之脫粟食盡堯翹攀量
 量忽覆矣生等聞此音而走至抑量與盆而陳余前
 嗚呼可憐黠鼠曳尾于外其內啾々生曰是此黠鼠

不知足而陷此機者嗚呼愚乎哉余曰何獨黠鼠而
 已哉方今之士民混此繁昌樂世而不知足蹈危機
 陷者多何獨黠鼠而已哉

鼠之齧物貓之捉鼠性也人皆愛於貓之性而憎於
 鼠之性是果獲愛憎之公道乎哉夫所以愛貓者以
 其為人除鼠之害也然有時而偷脯盜炙者人不與食於彼
 質者與鼠同害也鼠之偷脯盜炙者人不與食於彼
 也與貓之食與鼠者鼠不齧物也然人唯知貓之
 除鼠害而不知鼠之除毒蟲夫鼠之齧物之害至小
 而除毒蟲之功至大也然人不言之以齧物憎之以

大坂後卷言 二編 一十四
齧物憎之者與食於彼而可也乎。鼠之齧物。猫之捉
鼠。是皆天之賦性而率其天性也。若亦猫不捉鼠者。
不率其性也。鼠不齧物者。不率其性也。今天降繁昌
於萬民。混此繁昌中。而困窮者。不率此繁昌者也。馬
牛之服轅負犁。天然之才也。人之幸而役之乎。馬牛
之不幸而被為役乎。不可知也。夫人之雖求為役。不
為役者。無其才也。馬牛雖不求為役。人為役者。有其
才也。馬牛不知以有其才。而還苦其身。只任天之賦
性也。故人與以才智而苦其身。寧守賦性而可也乎。

安治川口

安治川。謂大川之末流也。古昔貞享之年。川村安治。
考水道地理。而掘破此川筋。以為京師運送之便利。
也。而後洪水滿溢。逆流陶沙。而戎島。衢壞島。市岡。新
田。泉尾。新田等。大關。兵運積其土砂。而為波除。故謂
波除山。土俗皆謂瑞賢山。瑞賢安治之表号也。又以安治之字音名安
治川。以傳後世。旗其勲功焉。河海之咽喉。在安治
川。木津川之兩處。而諸國之廻船集焉。二千石。三千
石之巨船。下鉄錨於内海。以行李船。三板船。運送五
穀雜貨於市肆焉。夫粧飾于巨船也。記船名於鷁首。
印家紋於殿檣樓臺。如画圖。魏々然帆竿無幾許。並

連指北斗。使之上下。以欄絞。軋竿搖々。響矣。考風威
 之順不順。與潮時之滿干。而出帆焉。夫雖浦賀。下關。
 新瀉之巨港。大坂之繁華。輻湊。不可及也。其日千艘
 出帆。又千艘着岸。其混々雜々。余以拙筆。不可書盡
 也。川口。監船所。道日々。出入之海船。改之之混雜。殆
 不可堪也。夫非大坂入津之品者。其相庭。不可極也。
 然于東京。于西京。皆經大坂津。而後運送焉。是以則
 在界之繁昌。皆在大坂也。夫繁昌之巨擘者乎。乃所
 以有繁昌記也。

初春之乘。初新造。船卸。祝客來往。雜還。俚雜。祝言。改

道。鷓首彫琢。殿前容儀。水切能。而速行々々。船頭客
 拜而道。千々萬々。棹先好々。今日吉祥日。考潮時。可
 卸。船有投餅之祝。里之兒女子等。乘船是祈々。數多
 呼迎。而可來々々。於是乎。里之老若兒女。皆引率。而
 來集於海岸。群集雜還。煩雜喋々。咭々。喧嘩躁動。百
 培混堂之蘭入混雜。祝餅投擲之武者。飾積小大餅。
 於大桶。而幹人五六人。上檣上下視。群集之人。而投
 擲餅於頭上。譬如煎餅。投與於鯉魚也。當此時。販賣
 之尖頭船。漕連來。而街賣。酒肴麵類。野菜菓子。種
 々品々。其声喧々矣。又一艘之扁舟。乘組於娼婦妓

女而漕來三絃之妙彈。奇声喚々矣。十倍謂之於伽
遣船也。方今官禁不
令售此業也

官廳 新政府

官開江子嶋之空地。建府廳。改從來之舊習。使人民
歸文明德化。分區局。舍區長戶長之列位。官廳之
廣大。堂宇之深嚴。以崇天下之觀。以降威嚴於是乎。
人民皆勸德。服令守命。世道歲明。人心日新。賢能駢
進。英才並育。宣德之化。昭文之成。是其盛也。自古所
未聞也。區長戶長。部廠待合之間。倍謂腰掛
或溜所箕居而
讀書附者。背人讀願文者。採筆寫書者。伏而睡者。橫

耽而只噓者。吸煙者。喰菓者。飲茶對坐而論世態者。
劇談紛出。猥雜是極矣。區長向戶長道。心齊橋北。詰
邊之娘與娘相親。共合為水死矣。兩女以帶結合
而死如心中也余
聞男與女合而死。謂心中然。娘與娘為心中。果然廢區
長道是實然。便出新聞紙。余讀而知之矣。近世府下
繁昌。故世移時變。而出種々之奇事矣。戶長晒道。知
否。府下目前有一大奇。出比之於彼。更妙。區長道。僕
未聞何出也。戶長道。近世市川小團次。俳優機技出幽
靈於懷。事旧矣。其子右團次。俳優當春為蛛。而張蛛網
於舞臺下面矣。又今般中劇場。有為白猿者。人化為

猿。猿復化為人。出機入機。又幻又怪。鬧天驚地。今般
繁昌。近世罕見。區長晒道。他是手妻品玉之業。不俳
優之本色。豈足為奇。徒弄機而已。戶長道。世人失本
色者多。何獨責俳優乎。得金錢者。便是此為上手。區
長道。雖然。世人皆不稱千駟候。稱餓死人。上手妙人。
豈在錢物乎。戶長道。汝旧習不知時變。不會權宜。區
長道。我固旧習不除。汝亦不開化。汝如會權宜。今度
一件。曷初不行。貨我誠。汝勿惜一錢。破百錢。然不聽
余言。而至此。終出府廳。而煩公衙。累彼累我。戶長道。胡
亂休說。原談演劇。謹此議之。有理猶非。區長道理無

二。奈何。非戶長故意。堆笑道。豈不所謂常談。出駒邪。
謂戲言起。側衆曰。出幽靈。出蛛網。並好出駒。甚惡側
爭出駒也。之衆人相見而関笑。

北堀江廓

北堀江繁昌。狹斜為最。分上通下通之兩街。其橫町
所々之妓院。散居者。其不知幾許戶也。其間自有盛
衰。互扶助。方今盛者。若戎藤市京源也。乎都堀江之
廓。藝為重。色為次。假令有色。無藝置之下等。二人兼
備。拜為上等。故專使雛妓。彈三絃也。余賦雛妓弄三
絃。

藝娃嬌態抱痴心。獨撥三弦日唱吟。村雨降來
 明石瀉松風吹送。須磨濤弄翫纖指為禪妙歌。
 詠朱唇含愛深頓斷一線聲將絕。更冷阿妹續
 殘音。

夫色界生長之女子者。都繡衣画裳。唯粧色欲濃焉。
 故雖小兒女子喜飾其姿賦詩。

童女粧嬌態痴情真可憐。双鬢未數寸效娉兒。

花鈿

若戎後園早咲之梅花。將開是所最好也。將誘一雨
 人而至。此日雪菲々冷氣甚。因是友人踟躕予道如

斯之微雲何厭乎。梅花帶雪猶增風韻。侵雪而往亦
 有風韻不醉此風韻者何。稱風韻之人乎。頻促往觀
 之。梅樹含蕊放者十二三。粲然於雪中矣。微馥之香
 氣。致而有孤山之風趣幽艷異常也。若戎叟道令
 者。天寒微雪擁映爐火。可以小飲。乃命酒婢女携飲
 具。美肴而出。酒宴既雖催小飲無興。自起開戶。雪歇
 空齋。四方街頭變旧容。而悉為銀世界。士彦曰。從是
 至阿彌陀池。觀積雪亦有趣乎。曰可也。乃散步而至
 阿彌陀池。有以雪作美人像者。士彦顯其傍。曰
 瑩々姑射吸風女。皎々廣寒弄月人。

暫時憇茶店咏雪而返矣

擇耦之酒妓。若有中其意之客。則竊許伉儷。多在子夜之後。其事頗不容易。所以異娼婦也。都酒妓耻與娼婦相齒。其所自託。專在三絃之一器。每以為口實。故與酒妓欲結情者。煩樓主及女奴輩之媒舌。是其失。雖無賴七八家。有其常格。况於正業者乎。然此定格。七八家之私而非公論也。

一日余誘士彦子康之生徒。而登若戎樓。命酒小飲。忽財富人携梨園伶官數人登樓。會譙我輩。固避席隈。擁爐火以觀。尋續妙妓四五人至。奢華艷曳。都冶



頗極皆當世今樣之名部也。者財富人至。一齊盃頭。杯盤整正奉至。酒肉紛々送來。其酒器皆珍奇。莫不古怪。下物並美味。莫不精妙。故人眩眼。故人落頰。時起艷歌。冶曲。按竹彈絲。但是銀燭高燒。烟封欄外之花。細腰徐舞。慙欺簾前之柳。士彦子康之生徒等昏醉如泥。骨軟氣呆。恍惚如夢。余戒生徒以詩。

牆外薔薇帶露深。深紅手折為花簪。誰知今樣風流女。是此婉容有刺心。

每歲上午之日。鯉座土州邸館。祭宇賀神社頭之神鼓。夔々達市街。此日賑不減諸々。祭禮也。門前門內。

兩道之通行。賽客蟻會鱗萃。士女童稚。填街溢巷。鼓吹喧闐。動魂褫魄。群雜人衆。皆相競。群遊於三菱間。屋濱之涯。袂服靚粧。以闢其養。婀娜揚柳。之腰纏得。紅幅綸頭。戴黃手巾。香風已動。春信通。正是梅花欲發時。只唱今樣歌。顏含十分媚。誘郎曰。君登若戎樓。而嗅夜梅。復可也乎。君南則妾亦南。君北則妾亦北。終誘至松島之邊。或生野父之爺。携童稚。翻帝爲帝。寫彩画種々。圖金時山姥武藏坊。七箇器械。負在背上。之兒童。仰望帝爲步行之兒女。俯摘菜艸處々。蟻集曠野。雜遝時。報鐘聲。促歸者。急脚東西別而歸。

矣。妻訝衣服之薰。曰。君賽宇賀神。而何還遲乎。竊聞君別園植花。樂之。郎道汝何出此言乎。今宵朋友被誘。嗅夜梅。還故不知。到深更也。此言語濛朧。而難明了。

暗結羅浮夢。清香更透衣。婦疑移袖臭。郎道

見梅歸

大佛嶋 元富島

大佛嶋。初号新堀。其後有大佛島之名者。貞享初年。南都東大寺。依大佛殿。再進之大勸進。而沙門龍松院。公慶築小屋於此。島待諸國廻船入津之時。勸進焉。故後在指此地。謂大佛島也。

仰大佛殿永祿年中。罹松永久秀之寇火災。而其地
荒廢矣。然山田道安。修補佛像。而安置於假屋。爲於
是乎。東大寺之僧。龍松院公慶。未滿二十歲。欲勸進
諸國。而再興於大佛殿。官家曰。巍々大佛殿。瘦法師
以一人之身。企再建神妙之至也。乃使公慶拜見。能
狂言第四番組。安宅關也。辨慶号俊乘坊。而高声讀
上。勸進帳。其時公慶坐庭上。而落淚涕泣。官家御覽
之曰。汝何故乎。如斯爲涕泣乎。公慶止淚。依有司謂
曰。昔俊乘坊之爲建立大佛殿也。被勸進諸國。定而
可勞苦。比今我身。其勞煩徹心魂。而難止落淚也。云。

因是官家一統。賞譽其奇特。而黃金一萬圓。篋中五
千圓。列國諸候五千石。三千石。此富島入津之船長
等。聞公慶之行狀者。金銀米穀數多寄進矣。是以大
佛殿一時落成焉。其繁昌繁榮。至今顯然矣。是此大
佛島其旧地也。自古欲爲繁昌繁華大業者。先來大
坂。而後不謀其事者。天下於何國乎哉。

落語曰。南都大佛殿之佛體者。皆大坂町中。建立也。
富島建立之根元也。故如謂大佛島也。大佛之頭自
玉造獻之。胴自堂島獻之。肩自片町。手自大手筋。尻
自尻無足。自安治川。皆所々獻者也。然大佛樣之前

御道具者。夫自江子島獻矣。江可作尾

砂場

砂場。新町西口之地名也。此地南北有鬻蕎麥之家也。其家作異尋常以蠟蛻普重檐者為除火災也云。南北共号。和泉屋。和泉國熊取鄉御門村之産也。其類族有彼地云々。中井竹山翁鬻蕎麥者傳曰。

城西沙場有鬻蕎麥者曰泉氏善售。蓄婢僮數十百人。祖而磨者。巾而篩者。搜者。棍者。縷者。滌者。陳器者。置漿者。待客者。日出而作。夜闌而後息。吾聞蕎麥價之廉者。雖善餒者。不耐百錢少者。其六之

一而飽。然而泉氏收錢日數十百緡。可謂善售矣。其北街亦有鬻焉者。亦曰泉氏。諸沽于南泉氏者。過其門而弗顧。久之將更業。南泉氏聞之。踵門而訊曰。我與汝同業乎。是兄弟也。今汝以不售廢業。不可也。我且貸乎汝。北泉氏謝曰。雖能貸之而不售也。恐弗繼。南泉氏曰。我能使汝售焉。還命輸之。錢夜則戍。而收肆有叩戶求沽者。輒曰。戍之後。沽乎北泉氏。亦猶我也。於是諸沽乎南泉氏者。戍之後。皆之。北泉氏由是。北泉氏不售於晝。而售於夜。亦富鄉隣之聞者。咸曰。善哉。然而南泉氏益售。卒

大富鳴呼泉氏市井賤人耳。然能推兄弟之愛者。又類乎欲達而達人者。其致富蓋有以也。今夫仕之駢肩於朝。共祿於國者。獨不有兄弟之親耶。至其同聯事。益近而益相嫉。曾寇讎之不若者。能無愧於泉氏耶。吾聞泉氏多異行者。此其異之一。或難曰。砂場之蕎麥。近歲衰微久矣。然汝載之於繁昌。記如何。余道昔砂場蕎麥之繁昌也。販賣無虛日。故婢僮數十百人。收錢數十百緡。可謂繁昌莫過焉。今也繁昌雖衰。亦有盛時。二十年前肉食者至而稀矣。近歲肉食之流行也。與鰻鱧頰頰。

其店之多。今至不可復算數也。然則有衰者必有盛者。盛衰不出其域。於大坂之繁昌無缺也。又有砂場蕎麥繁昌之時乎。人間之盛衰如大海波濤之陶砂也。是以則砂場之名不亦虛乎。於是乎或客默而退矣。

高津

高津社頭。參詣之衆人。雜遝繁雜。往往如蟻群。無不處為混雜也。其繁華繁榮。比竈煙之時者。十倍焉矣。余避混雜群集。少間憇茶店。而遠望焉。其傍置遠視鏡。而供遊人之弄翫。其價二孔方。與之而覘市井萬。

戸之薨遙望木津川口之歸帆。住吉敷津三津之浦
々有一瞬之中而風景如落手也。是則浪華津之美
觀也。今是直寫數千里之外於茲而見之有感
三津絕景聳眉端。蒼浪接天水。渺漫望遠雲間千
里色。即今寫取鏡中看。

生靈

生魂之神社。祈雨奇瑞之靈。而稱難波之大社也。自
道頓堀至天王寺之中間也。是亦繁華雜遝之地。而
社頭之賑。門前之混雜。亦復夥焉。社檀莊麗。神扉威
嚴。誰不為信仰乎。尤可尊信之靈神也。神樂之囀運

賽客之趾。神輿之太鼓。勇見物之心。稱宜土拍子。神
巫鈴聲。青簾之內。玲瓏矣。境內茶店。豆腐之田樂。門
前泥池。荷葉之蒸飯。馬場前處々之觀物。浮在物真
似。女史之祭文。辻占昆布。齒磨楊枝。花鈿風車。植樹
草花。日新亦日日新矣。社頭之混雜。市店之繁榮。是
皆神德之靈驗也。

友人叩余曰。足下作繁昌記也。虛談甚多矣。夫生魂
之賑。不如以前也。然汝虛飾之。以為如以前者。何哉
余曰。一衰一盛。天下通義也。人皆有之。雖鬼神又皆
有之。是亦天命之所為。而人間之所不及也。夫生魂

之神社者。元上所之生土神。而在彼地也。然慶長之初年。豐臣氏築金城之時。遷此地以降。益盛益繁。榮也數百年於茲矣。方今雖一衰。亦有一盛之時乎。汝不聞乎。生靈神靈之御旅所設。幸橋之邊也。是則神之幸乎哉。神靈得此幸。其賑百倍以前乎。是亦復不可計也。汝思之。友人頷。

浮瀨

浮瀨遊鱒之樓者。隣新清水。浮瀨名。非名其樓也。貝觴之銘也。盛酒於此。器則納七合半也。滿酌飲之者。為譽。而署姓名於暢酣。也。其餘有七人。猩々大盃。

納六升余也。其系底納一升也。以此觴飲之者。於海內三人也。云云。

浮瀨之酒。旗飄在上。諸國之飲客。來遊於浪華者。先據此帘。登樓。為觀其酒觴。而興或飲之。而樂焉。春醉櫻花之盛夏。納涼於夕景。秋彈琴於皎月。冬弄雪於北嶺。遙看滄海之斜陽。遠帆而落淡路島山也。其風景。其風韻。皆映酒觴。而自催風情焉也。

東京客。一兩輩。一席占座。一人仰頭道。好風景。真好風景也。半公。字。半次。手前為平蟹。快吐一句。半笑道。長公。字。長吉。無學俳諧。非平蟹也。汝低聲而可言外。

聞甚惡平蟹平家蟹是也今流行之西洋文字謂蟹
行字也蟹行字之難解數固生徒苦心運思汝亦難
解之人物也觀風景談文字亦謂殺風景也休々莫
道馬鹿長亦道我隣家之爺公善讀馬鹿亦可讀耶
半道可言讀和歌豈馬鹿乎汝默而莫道々々
隔屏風專座數固書生向硯紙筆運思捻句者胸中
雖無有一字眉乃為八字此座無孔子回也皆如愚
也中有西洋究理迂論學徒在地動天運義論紛々
生知生徒等駭其明迷其長妄謂我俗陋我民愚矣
支那穿鑿先生曰宜取彼長以補我短耳何專西洋

之事乎隣席和歌家者流數輩鞭思低声道隣席之
支那西洋先生喧雜可笑我輩是皇國之人與渠
非同日渠等字句縱巧原來皆假物也如何得其調
乎橫行之字轉倒之煩何及我直行之易讀乎一亭
之俳諧宗匠相寄探句是亦低声道我十七字而足
曷用多以為餘韻之妙全在不言到處
春風送來一種妙香人々顧時者一位之養女微行
問園榭姿自端麗神思幽閑樓主一見狼狽赤脚而
降庭磕頭數遍喏々唯々續至僮僕庸夫等左倍右
侍延誘佳園名莊之中而如余貧生者之傍無座而

行酒者魚門老人歎息曰富豪之先者以有錢也假
令雖有動天轟地之學無錢者後也是以不謀道而
謀錢可也乎噫於是乎有憶起余友玉井柳渚客死
本町五町目埋遺骨於寺町朽繩坂昌林寺掘指三
十有餘年於茲矣從茲行路甚近矣因到墓前吊靈
魂捧文曰

明治五年壬申春俳優嵐雛助死四方來觀棺槨
衣衾之養麗供行倍例之式吊者皆驚蓋有力者
為之資也婦女子等慟哭街巷號泣天地為歎而
曰雖百此身可贖君死也魚門聞之仰天俯地而

太息何也曰昔年吾友玉井柳渚客死本町五町
目家無餘財不能舉尸桐棺三寸終獲之於朋友
之手而送柩於千日寺其隨者漸三人嗚呼哀哉
柳渚名篤字有則東京柳原之人也賦性篤實意
氣爽邁交友先施以厚接人貨財弗顧權勢弗覩
青天白日毫無虛設甚有古豪傑風唯所樂詩文
章盡情極致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
千片雲飛風吹欲輯成編亡羊問誰嗚呼柳渚散
人平常美服時樣風流自喜擬遊冶俳優之風倍
若使散人不學詩文章而學演劇妓藝者必壓當

於雛助而如斯之不得寂寞也。雖然復無孤威理
術。則不獲有力者資。泗上之華蓋亦依有力之子
貢。嗚呼散人質直之士。不依有力之資。是以生涯
貧困。飲志而卒矣。嗚呼惜乎哉。客死無祭。是亦吾
輩之罪也。茲正當八月二十日。三十三之回忌。聊與
施物於僧侶。而為追福。以吊遊魂。是亦為有力者
之一斑乎哉。

寺町

狙公之教狙也。其至小釋之時。而苦其骨。勞其筋。饑
其腹。導之以手。誨之以言。不隨加楚箠。受教與食。而

紆其楚箠。依是習慣。日就月熟。而後應狙公之命。如
響。隨其指麾。如影也。物皆然。有教而後有才能。一旦
不苦其身。何有得其才能乎。是此寺町無藝無能之
狙。被繫於鐵鎖。日々與同朋。戲為口耕者。高津生魂
天王寺。參詣之人衆。投予菓於彼。以供遊興焉。是以
舍媪預其餘慶。以為日々之經營。狙亦不受朝三暮
四之欺也。夫非繁昌繁華之地者。何得無藝無能之
者。而如斯之安然乎哉。

女紅場

夫使我兒女為放逸墮落者。其怠慢不在其父。而必

在其母者也。何者以其母比其父者。憐憫之情深。如
 花如蝶。徒以孤憤之愛親之。平生費翁傭作媪拮据
 而所得之幣貨為之粧料。身令纏絹布口令飽美味
 不傳紡績之業而令效歌舞遊藝。只賴其娘美麗私
 以為絕世之小艾。何有標梅之悔哉。宜得金穴郎而
 妻之。却使其兒女至淫行放肆者。是皆其母之誤也。
 猶亦混同其狹斜桺巷之傍。婦女子者自染其遊階
 奢侈隨而生安佚懶惰。日益弄三絃以嫌縫裁拋鍼
 鈇不為事者甚多矣。是以官被設女紅場於其巷
 傍。新街堀江以使遊階不正業者效紡績之業。其慈恩
兩廓之間

之深可以想見也。於是乎有志之女子。屬至陸續繁
 繁昌昌。朝始於七時。暮終於四時。是女紅場之常例
 也。紡績之業指南之師。選沈靜端正之賢女。而建階
 級等例。嚴正也。是以廓中之娼妓。自開化發明而欲
 效紡績之業者。穎而女紅場之繁昌也。難盡筆紙焉
 矣。
 傳聞西京八坂新地。舞妓美代鶴者可謂泥中之蓮
 也。美代鶴常言妾是為助父母之困苦。一旦雖使此
 身沈苦海。豈為生涯住此廓乎。他日除其券而可嫁
 良家者。也不知紡績之業而可也乎。暇日委心於紡

績之業也云

古吉原優鸞高尾有謂曰。捻與扣此指持絲與針而習物縫焉。夫數百年前已有此言。後世之娼妓等何可不思乎哉。

今大阪繁昌記二編終 三編四編近刻

明治十年四月廿一日出版 同 四月 出版

定價廿錢

著者

石田魚門

當時東京府下第四大區九小區小石川金富町三十三番地寄留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大野木市兵衛

第二大區六小區心齋橋筋壹丁目七番地

